

乔治回头看花园中他来时的路。他知道应该回去叫他的父母来。即使他必须向他父亲承认，自己越过了围栏，闯入了邻居的花园。这也比他一个人站在这里更好。他只要从窗户向里窥视，看能否瞥见弗雷迪，然后他就会离开，叫他父亲来。

他斜着身子，靠近空房子发出的明亮的灯光。那是金黄色的，和他自己家里的微弱烛光或学校中的冷调蓝氛灯光截然不同。尽管他害怕得牙齿格格作响，他似乎被那光线拉着向前走去，站在窗户边上。乔治更近地凝视，通过窗框和窗帘之间的窄缝，他恰好可以看到房子的内部。他勉强能看到厨房，那里乱丢着大茶杯和冲泡过的茶叶纸袋。

他看到什么东西突然一动。他眯起眼向厨房的地板上望去，就在那里，他看到了弗雷迪，他的猪！它的长鼻子伸进一个碗里，咕噜咕噜地吸食着，正畅饮着某种神秘的鲜紫色的液体。

乔治毛骨悚然——那是一个可怕的诡计，他恰好看出这一点。“糟啦！”他吼道，“这是毒药。”他猛烈地拍打着窗格上的玻璃，“不要喝，弗雷迪！”他大声地喊叫着。

但弗雷迪是一头贪婪的猪，根本不理睬主人的声音。它继续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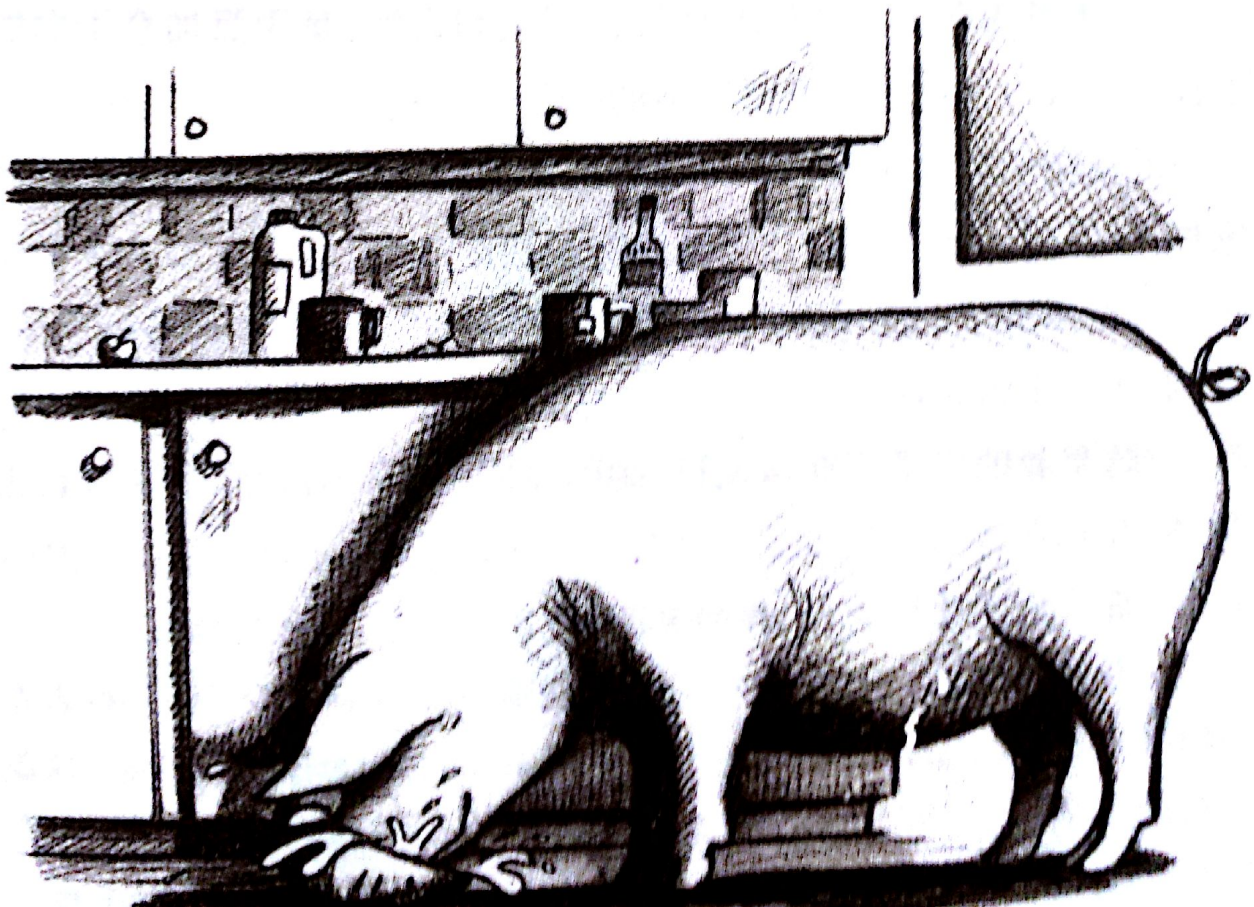
地要把碗里的东西舔个精光。乔治连想都没想就越门而入，走进厨房，从弗雷迪的鼻子下抢过碗，并把碗里的东西倒进水槽里。正当那紫色的液体汨汨地流下排水孔时，他身后传来一声清晰的童音：“你是谁？”

乔治赶快转过身来。一个女孩站在他的身后。她的着装极不寻常。她的衣服是由许多不同颜色和轻薄的纤维层制成的，使她看上去犹如被裹在蝴蝶的双翼之中。

乔治慌乱地语无伦次。她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拖着长长的乱成一团的金发，戴着蓝绿色的羽毛头巾，但她绝不可怕。他愤愤不平地问：“你以为你是谁呀？”

“是我首先问的，”女孩说，“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房子。我得知道你是谁，但是只要我不愿意，我可以不回答你任何问题。”

“我是乔治。”他鼓起下巴，每当他生气的时候总会这样。他指着弗雷迪说：“那是我的猪。你诱拐了它。”







“我没有诱拐你的猪。”女孩激动地说，“多么愚蠢。我要一头猪干什么？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在芭蕾中从来没有猪的角色。”

“哼，芭蕾。”乔治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哝着。在他小时候，他父母曾逼他上舞蹈课，他从未忘记对那门课的憎恶。他回嘴道，“不管怎么说，你还不够当芭蕾舞女演员的年纪。你才是个小孩儿。”

“事实上，我在芭蕾舞剧团中。”女孩傲慢地说，“这说明你多么无知。”

“好，如果你已经这么成熟，为什么要毒死我的猪？”乔治步步逼近。

“那不是毒药，”女孩轻蔑地说，“那是利宾纳，是用黑加仑子做的果汁——我以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乔治忽然觉得非常丢脸，由于他的父母只让他喝浑浊浅色的自家榨出的果汁，他不知道这种紫色的东西是什么。

“呃，事实上，这不是你的房子，对吗？”他继续说，试图占上风，“它属于一个蓄长胡子的老人，许多年前，他不知去了哪里。”

“这是我的房子，”女孩说道，她的蓝眼睛闪耀着，“除了在舞台上跳舞，我总在这里。”

“那么你的父母呢？”乔治又问。

“我没有父母。”女孩鼓起粉红色的嘴唇，“我是一个孤儿。有人在后台发现了我，那时我被裹在芭蕾舞裙中。芭蕾舞团收养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名具有天赋的舞蹈演员。”她骄傲地大声说。

“安妮！”房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女孩一动不动地站着。



“安妮！”声音再次响起，而且更近了，“安妮，你在哪里？”

“谁在喊你？”乔治狐疑地问。

“那是，那是……”她突然低下头，不说话了。

“安妮，你在这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走进厨房，他满头纷乱的黑发，深色镜框斜架在鼻梁上，上面是厚厚的镜片，“你在做什么？”

“噢，”女孩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刚给这头猪喝了利宾纳。”

男人的脸上掠过一丝烦恼。“安妮，”他耐心地说，“我们谈过这个。我们有时间编故事。还有时间……”当他看到站在角落的乔治，声音渐渐地低下去。乔治身边有一头猪，猪的鼻子和嘴周围都是黑加仑子汁液的斑点，使它看起来仿佛正在微笑。

“啊，一头猪，在厨房里……我明白了……”他环视周围，慢慢地说，“对不起，安妮，我以为你又在编故事。喂，你好。”这个人走过来和乔治握手。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猪耳朵，“你好，喂……”似乎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我是乔治，”乔治接上去说，“这是我的猪弗雷迪。”

“你的猪。”这个人重复道。他转向安妮，她耸耸肩膀，似乎在说，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我们住在隔壁，”乔治继续解释道，“但是我的猪穿过围栏的洞逃走了，所以我必须过来把它抓回去。”

“当然！”男人微笑道，“我只是对你怎么进入厨房的感到惊奇。我叫埃里克——我是安妮的爸爸。”他指着金发女孩说。

“安妮的爸爸？”乔治一面诡秘地说道，一面对那女孩微笑。她则鼻子朝向天空，尽量避免和他对视。

“我们是你的新邻居，”埃里克说，他指着厨房四周，剥离的墙纸，发霉的旧茶叶袋，漏水的龙头，以及破损的地面，一一出现在眼前。“这里有些乱。我们刚来不久。这是我们还未碰面的原因。”埃里克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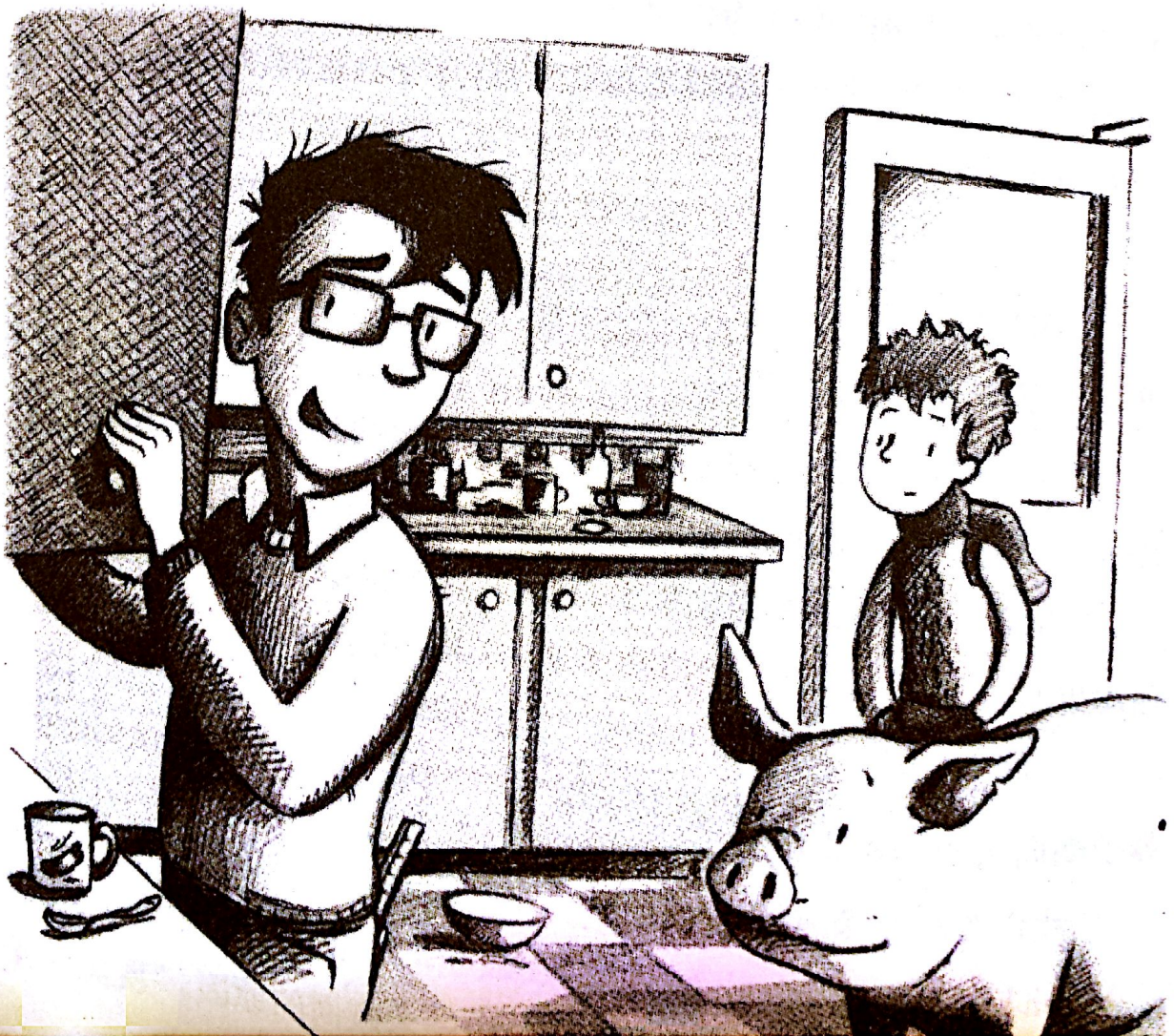
着眉，拨弄着自己的黑发。“你想喝点什么吗？我猜安妮已经喂了你的猪一些东西了。”

“我愿意喝点利宾纳。”乔治赶快说。

“都喝光了，没剩下的了，”安妮摇摇头说。乔治低下头，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看来他的运气真不好，连弗雷迪这头猪居然都用过那好饮料，却没有他的份。

埃里克打开几个橱柜，但都空空如也。他抱歉地耸耸肩。“喝杯水吗？”他指着水龙头提议道。

乔治点点头。他并不急着回家吃晚饭。通常当他和其他小孩玩耍后，回到父母那儿时，都会感到很压抑，因为他们非常古怪。这个房子看似很奇特，但乔治觉得相当快乐。他终于找到一些甚至比他自家人更奇特的人。可是当他陷入快乐的思绪时，埃里克打断了他。





“天很黑了，”他说道，一面窥视窗外，“乔治，你的父母知道你在  
这里吗？”他从厨房柜台上拿起电话，“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免得他  
们挂念。”

“嗯……”乔治尴尬地说。

“号码是多少？”埃里克问，并从眼镜上看着他，“或许打手机更容  
易找到他们。”

“呃，他们……他们没有电话。”乔治很快地说，看来他已不能避  
开这问题了。

“为什么没有呢？”安妮问道，她想到有人竟然连一个手机都没  
有，惊奇地睁圆了蓝眼睛。

乔治有点局促不安；安妮和埃里克都好奇地望着他，使他觉得必  
须做些解释。“他们认为技术会征服世界，”他讲得飞快，“而我们应该  
尽量生活在不使用科技的环境中。他们认为人类——由于科学和它  
的发现——正用现代发明来污染这颗行星。”

“真的吗？”埃里克的眼睛在厚镜片后面闪烁着，“多么有趣。”这  
时，他手里的电话彩铃叮当作响。

“给我好吗，给我好吗？求求你？”安妮说，从他那里抢过电话听  
筒。“妈妈！”随着快乐的尖叫，亮丽的服装在跳动着，安妮将话筒夹在  
耳朵上，冲出厨房。“妈妈，你猜！”她噼噼啪啪地沿着大厅走廊跑去，  
刺耳的声音响彻四周。“一个陌生男孩在这里……”

由于难为情，乔治的脸涨得通红。

“而且他有一头猪！”安妮的声音很清晰地传回厨房。

埃里克盯了乔治一眼，用脚将门轻轻关上。

“他从未喝过利宾纳！”透过关上的房门，乔治仍然可以听到她高  
昂而动听的声音。

埃里克转向水龙头，为乔治接杯水。

“而且他父母甚至从未装过电话！”现在安妮的声音低了下去，但



他仍然可以听到每一个令人痛苦的词。

埃里克打开收音机，音乐响起来了。“乔治，”他大声地说，“我们说到哪里了？”

“我不知道，”乔治小声地说，埃里克为遮盖安妮的电话交谈而制造的噪声几乎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

埃里克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让我给你看一些好玩儿的东西。”他大声地说，从口袋中取出一根塑料尺。他将尺子在乔治鼻子前挥舞了一下，“你知道这是什么？”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叫道。

“一根尺子吗？”乔治说。这个答案似乎太明显了。

“对。”埃里克喊道，他用尺子在自己的头发上摩擦，“看！”他让尺子靠近水龙头，那里正淌下涓涓细水，此时，水柱在空气中折弯，水不是直着，而是以一个角度流下。埃里克从水边移开尺子，水就正常地流下了。他把尺子交给乔治。乔治将尺子在自己的头发上摩擦，然后再让它靠近水柱，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魔术吗？”乔治突然激动地叫起来，完全忘记了安妮的无礼，“你是一位术士吗？”

“不是。”埃里克说，他把尺子放回口袋，水再次沿着细长的直线流下。他关上水龙头和收音机。现在厨房里安静多了，也不再听到安妮远处传来的声音。

“那是科学，乔治。”埃里克说道，他整个脸发出亮光，“科学。当你把尺子和头发摩擦时，尺子从你的头发里悄悄地获得电荷。我们看不见电荷，但水却能觉察到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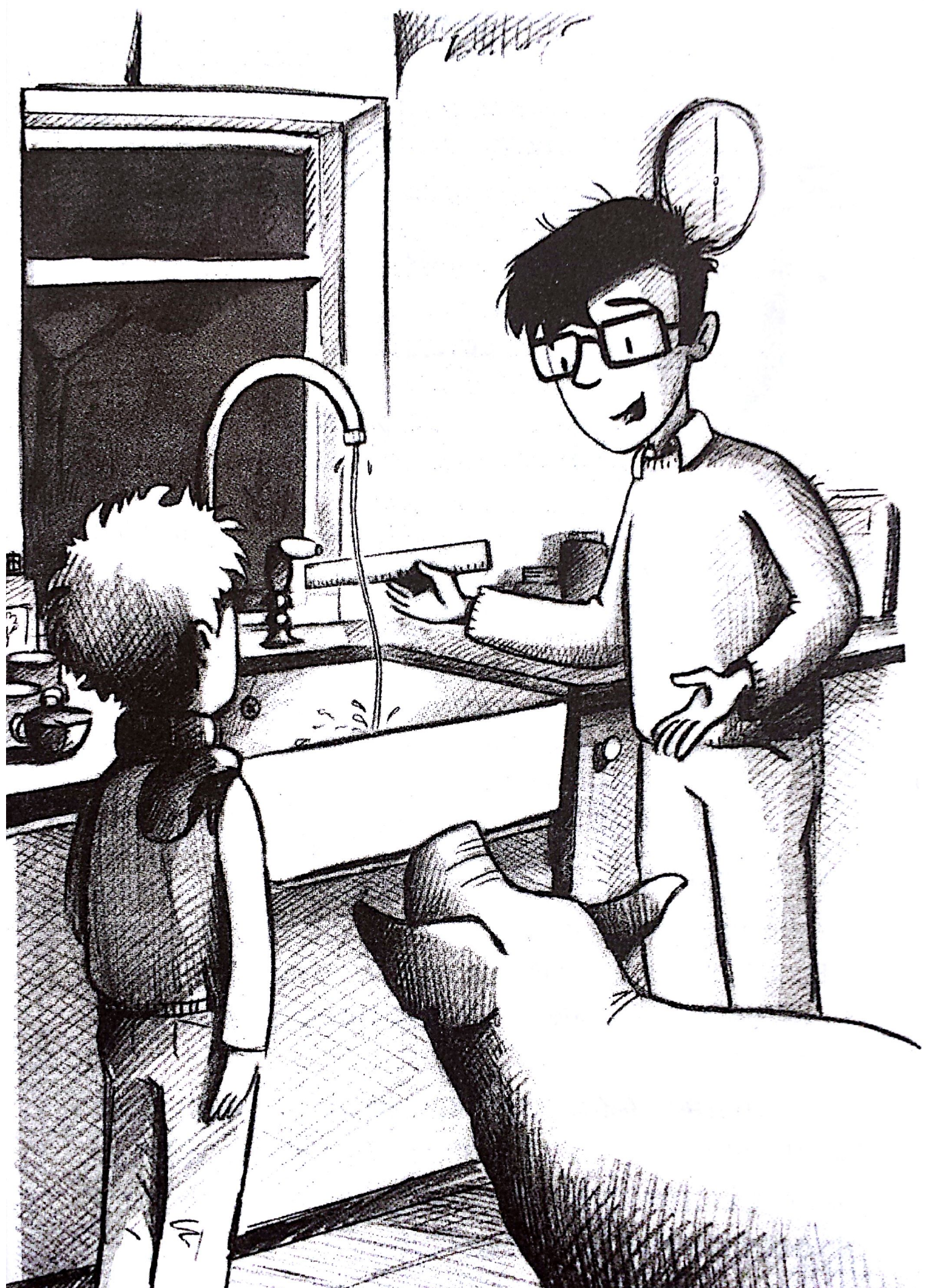
“天哪！真了不起，”乔治松了一口气。

“是的，”埃里克表示赞同，“科学是美妙而激动人心的学科。它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这世界所有的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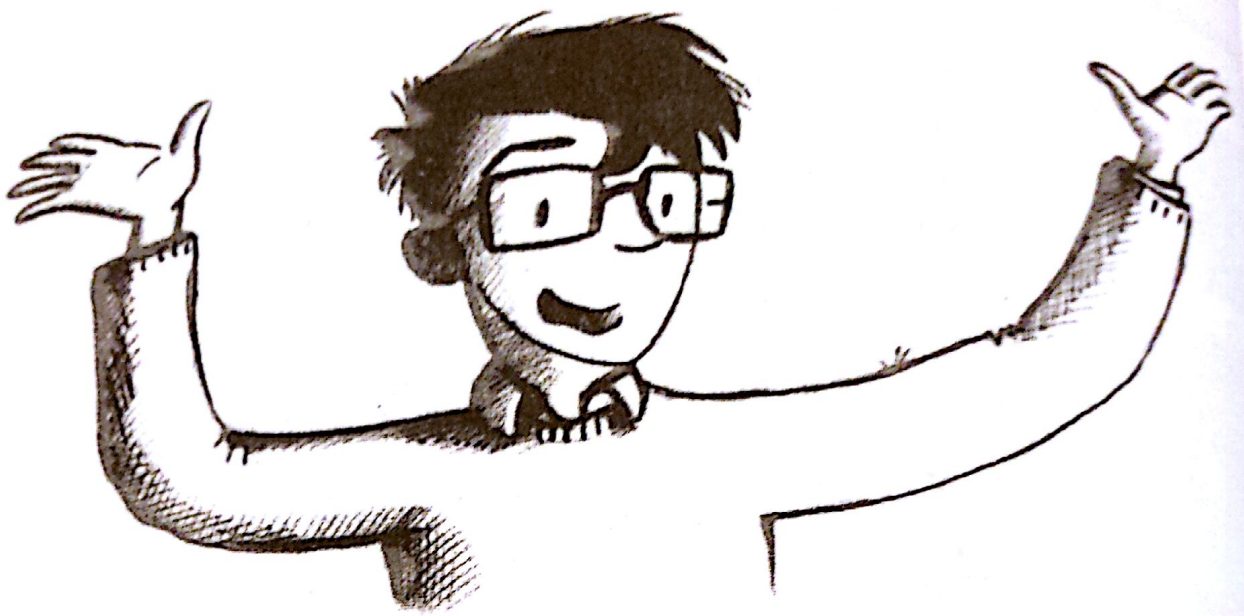
乔治忽然觉得非常迷惑，他问道：“你是科学家吗？”

“是的，我是，”埃里克回答。









“如果科学也破坏这个行星和它表面上的一切，”——乔治指着水龙头——“那还能称为科学吗？我不明白。”

“啊，聪明的孩子，”埃里克以夸张的语气说，“你击中了事物的要害。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但在此之前，我先要告诉你一些有关科学自身的东西。科学是一个大词，它意味着利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观测力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

“你能肯定？”乔治怀疑地问。

“非常肯定，”埃里克说，“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自然科学，它们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我正在研究的科学都是关于如何和为何。宇宙、太阳系、我们的行星、地球上的生命——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在它开始之前存在什么？这一切的一切是从何处来的？这一切又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这就是物理学。乔治，这就是激动人心、辉煌和迷人的物理学。”

“那真有趣！”乔治惊叫起来。埃里克谈及的，正是乔治一直纠缠他父母的所有问题——而这些问题，他们永远不能回答。在学校里，乔治试图去问这些大问题，但他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在明年的课程中，他将能找到答案。那真不是他想寻求的答复。



“我可以继续吗？”埃里克扬起眉毛问道。

乔治正要说“噢，请继续吧”，此时，一直安静地待在那里的弗雷迪似乎也激动起来。它笨拙地移动蹄子，耳朵向后平贴着，以惊人的速度冲向门去。

“不要这样！”埃里克喊道，全身向猪扑去，猪已经闯过了厨房的门。

“停下！”乔治大喝一声，冲进他们后面隔壁的房间。

“吁，吁，吁！”弗雷迪尖叫着，显然它对在外撒野一天而非常心满意足。

